

東
宦

官

遊

師

日

備

覽

記

錄

覽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撰 模 陳

叢書集成初編

(補印本)

東宮備覽及其其他二種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
一九五九年十月補印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市印刷四廠印刷

改官

省劄

勘會祕書監正字陳模。經行俱優。久在館閣。近進東宮備覽。有補儲德。正月二日三省同奉聖旨。特與改合入官。

告詞

敕具官模。朕盛四庫之藏。以儲四方之彥。俾讀未見之書。以殖有用之學。匪徒以是正文字爲功也。爾經明行修。齒宿才壯。久和鈇而寓直。第仰屋以著書。會粹成編。以廣儲學。奏篇來上。朕甚嘉之。昔溫嶠獻侍臣箴于晉太子。當時號爲洪益。今爾所作。非特嶠比也。更秩之寵。庸旌爾勤。往服殊恩。毋替厥業。可特改承事郎。依前守祕書省正字。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兼莊文府教授。

進東宮備覽表

迪功郎守祕書省正字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兼莊文府教授臣陳模言安宗社定人心慶儲闡之早建道問學尊德性往方訓之旁求宜惟海岳之高深不棄涓埃之微細輒殫一得期補萬分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恭惟皇帝陛下如日照臨法天剛健改絃易轍將圖千歲之安主鬯承祧庸正萬邦之本繇政事紀綱之復振見賢聖仁孝之益彰八柄詔王有左禹右皋之佐四海仰德無南蠻北狄之憂凡偃武修文甯謐之功皆問安侍膳從容之助天下既陰受其賜邦家其永孚于休惟得人之爲難宜愛子之愈篤教尊官正已嚴擇傅以隆師見博智明亦必驗今而考古臣迂愚末學樸直孤忠濫陪渠觀之下陳莫報乾坤之大造愛君憂國不勝吠畝之情記事纂言未免燈窗之習凡歷代編遺之所載暨聖朝累葉之相傳舉其宏綱加以臆說少贊進修之益仰塵閒燕之觀左右前後皆正人固何資于愚慮詩書禮樂崇四術願多識于前言臣今所纂集名曰東宮備覽共六卷釐爲二策謹奉表投進以聞冒瀆天威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進備覽後上宰相劄子

某至愚極陋。比者不揆庸菲。編類東宮備覽。冒昧投進。政恐猥冗。不擇上勤乙覽。故撮其綱要。僅爲二十條。且疏其義于左。今又于二十條之中。取其最切于今日者有三。敢申言之。一曰。擇妃嬪。二曰。簡宮僚。三曰。謹游習。某于正家一條。謂擇妃嬪。乃正家之始。因援本朝韓持國侍郎。乞爲穎王擇妃事。謂宜歷選勳望之家。謹擇淑哲之媛。庶使知室家之道。在德而不在色。時神宗納其言。擇故相向敏中孫女爲婦。卽欽聖憲肅皇后是也。則持國之言驗矣。又于宮僚一條。謂見師傅講讀之時少。親小臣下吏之時多。乃援太宗之言。謂雖輿臺阜隸。皆朕親擇。司馬文正公之言。謂雖前後僕從。亦必孝悌端良之士。則凡百宮僚。皆不可以不擇。又于謹習一條。歷言游習之易移。乃援真宗之詔皇子。雖一戲笑。亦在所戒。韓持國之侍穎王。雖一靴之微。亦必致察。則凡所習尙。皆不可以不謹。是三者皆所以養成儲德。而擇妃一事。尤爲至要。主張綱維。則師傅賓客之責也。今皇太子賢明仁孝。夫豈不知所選擇。知所警戒。相公相輔導。開陳之際。又豈不及此。而非外庭所知。某所以罄竭其愚。惟略其僭瀆之罪。而加意焉。某豈勝區區之望。

東宮備覽目錄

一卷

始生一

入學二

立教三

二卷

師傅四

講讀五

宮僚六

三卷

擇術七

廣誨八

謹習九

四卷

主器十

正本十一

問安十二

友悌十三

五卷

戒逸十四

崇儉十五

辨分十六

正家十七

六卷

規諫十八

幾諫十九

監國二十

東宮備覽卷第一

始生

臣陳 模進

禮記內則曰。國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太牢。宰掌具。三日卜士負之。吉者宿齋。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射天地四方。保受乃負之。宰醴負子。賜之束帛。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凡接子擇日。冢子則太牢。異爲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

西漢賈誼傳曰。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齋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

本朝太祖皇帝紀曰。後唐天成二年。上生于洛陽夾馬營。昭憲皇后嘗夢日入懷而娠。降誕之夕。室中光耀如晝。異香經宿不散。幼時從學。不爲嬉戲。暮歸必令羣兒前導。上徐步中衢。容色莊毅。行者往往避之。

臣某曰。重始生所以重天命也。曷言乎重天命。異日之繼承國家者在是也。或曰。聖哲之生實出天意。必有以異乎人也。重其始生。豈以其異于人乎。曰。不然。昔者后稷之生也。克岐克嶷。無災無害。文王之生也。在母不憂。在傅不勤。彼后稷文王之異乎人。與藝祖始生之祥亦無以異。而天命之眷顧。所以基

有周基我宋者。固在是也。然天之生大聖也不數。后稷文王與夫藝祖。豈常見哉。孟子曰。天與子則與子。則凡可以繼承吾國者。皆天意也。皆天意。則凡所以重其始生者。皆重天命也。是故古者雖國君世子生。而猶接以太牢。負以卜士。齋宿擇日之儀。桑弧蓬矢之射。且擇諸母以爲之師保。蓋無所不致其敬也。况于王者之太子乎。此賈誼所謂自爲赤子而教已行。而其初必謹于郊見者。亦曰天命在所重也。書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而春秋子同生之書傳者。猶曰以太子之禮舉之。注亦曰。重始生也。則夫承祧主器。上應天心。下符人望者。又當如之何其謹重也哉。

入學

西漢賈誼傳曰。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隲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于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旣成于上。則百姓黎民化輯于下矣。

又曰。三代之禮。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趨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

本朝乾道八年。宰執進呈。討論上丁釋奠。皇太子入學之儀。上曰。禮記文王世子篇載太子入學事甚詳。

宰臣梁克家奏曰。入學以齒。則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古人所以教世子如此。宰臣虞允文奏曰。此事備于禮經。後罕有舉行者。上曰。可令有司討論以聞。

臣某曰。學之爲主者事。其已久矣。自遜志時敏。積而至于德修罔覺之餘。自日就月將。極而至于緝熙光明之盛。其功用甚大。而太子之始入學。則時使之知有君臣父子之倫。尊卑長幼之序而已。然堯舜之道。本諸孝悌。孝悌之道。在于徐行疾行之閒。夫苟以先長後長之義克之。雖堯舜之道。不外是也。况入學以齒。國之秀選俊造。與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在焉。以國之儲貳。而下與多士伍。則驕吝矜侈之習。固已潛消陰化。其中且坐國老。使執醬而親饋之。周旋揖遜于簠簋俎豆之閒。罄折登降于步趨律度之內。目熟體喻。而孝悌恭敬之心油然而生。然後承師問道。增益其所未能。則异日光明盛大之學。固無所不至。非若後世尊師重傅。而徒曰講讀訓諭而已也。然則乾道閒。宰執乞討論上。丁釋奠皇太子入學之儀。而上可其奏。其知所本者歟。

立教

禮記王制篇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羣。宗之太子。皆造焉。文王世子篇曰。凡學。世子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于東序。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胥鼓南。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

又曰。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也。禮樂交錯于中。發形于外。又曰。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君之于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謹也。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

本朝至道元年。立壽王爲皇太子。謂太子賓客李至等曰。朕以太子仁孝賢明。尤所鍾愛。賴正人輔之。以道。詩書禮樂之道。可裨益太子者。皆卿等素習。不假朕多訓也。

臣某曰。典樂之教。始于舜之命夔。而詳于周官之大司樂。嘗攷其故。然後知胄子與夫合國之子弟。誠非樂不可以教也。何者。此教之本也。人之情。貴不與驕期而驕自生。富不與侈期而侈自至。彼生長乎富貴。則所以轉移其氣質者。蓋不一也。于是教之以樂。使之弦歌以養其耳。舞蹈以養其血氣。習聞乎鏗鏘節奏之音。熟識乎綴兆舒疾之文。浹洽其心志。蕩滌其思慮。優游而自求之。饜飮而自趨之。躍如以發而一歸中和。然則教之入人也深。無切于樂者。胄子且然。而况于教王太子者乎。樂正所掌之四教。雖合禮樂詩書言之。而樂所以修內。禮所以修外。交相養而無二理也。故曰。禮樂交錯于中。發形于外。惜哉。後世以禮樂爲虛文。有司具其器而不識其意。而典樂之教。蕩然無復存。漢元帝善鼓琴瑟。吹洞簫。分列節度。窮極幻眇。特以爲玩好之習。此臣所以動惓惓思古之心也。無已。則日以詩書禮樂之道。以訓導之。如太宗皇帝所以告李至者。庶乎可矣。

東宮備覽卷第二

師傅

禮記文王世子篇曰。凡三王教世子。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諭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諭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諭諸德者也。保也者。謹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語使能也。君子曰。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

西漢賈誼傳曰。昔者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其身體。傅之德義。師導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于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宴謂安居。故迺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因明仁孝禮義以道習之。遂去邪人不使見惡行。于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于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于楚。不能不楚言也。

唐順宗本紀曰。立爲皇太子。喜學藝禮。重師傅。見輒先拜。

本朝慶歷七年。講筵讀賈誼傳。論三公三少。皆天下端士。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上曰。朕昔在東宮。崔遵度。張士遜。馮元。爲師友。此三人皆老成人。至于遵度。尤良師也。

紹興五年。建國公出閣。范冲除翊善。朱震除贊讀。上曰。朕命建國公至資善堂。見范冲。朱震當設拜。蓋尊師重傅。不得不如此。

臣某曰。務學不如務求師。雖夫人猶當知之。况于教太子乎。記禮者所載三王世子。定師傅至于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其所係甚大。賈誼所陳教太子之說。謂習與正人居。不能毋正。習與不正人居。不能毋不正。猶生長于齊楚之異。其說愈明矣。嘗觀春秋時。晉悼公以羊舌肸習于春秋。使教太子。楚莊王之爲太子也。朝于嬰齊。而夕于例師傅。固未始不擇而事之。亦必以禮也。晉侯問鍾儀以君王何如。對曰。其爲太子也。師保奉之。晉侯與魯襄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然則春秋列國。猶皆以太子爲重。師傅左右。朝夕講究。如晉公卒。然所問。皆得以平時所講學者而對。况有道之長如三代者乎。如漢叔孫通爲太子太傅。方高帝意愛一偏。廢立未定。通力諫之。可謂無忝厥職者矣。文帝有一賈誼。不用以輔太子。乃出以傅長沙。又傅梁王。而使刑名之晁錯。得以長景帝刻薄之資。景帝又以周亞夫鞅鞅。非少主臣。而啓佑後人。則畀之寶嬰田蚡輩。賴武帝英偉。猶未能轉移其習。汲黯嘗以父任爲太子洗馬。武帝不終用之。而江充乃得以投其奸。然則漢猶不足以望春秋諸國。况三代乎。國朝東宮多用老成。既已嚴師傅之擇。見輒設拜。又必重尊崇之禮。則固宜。

仁廟孝廟皆爲聖天子也。

講讀

唐百官志太子侍讀無常員掌講導經學。

陳夷行傳曰夷行充翰林學士兼皇太子侍讀詔五日一入長生院侍太子讀經。

韋綬傳曰綬充太子諸王侍讀時穆宗在東宮方幼綬以人閒鄙說戲言以取悅太子憲宗不悅謂侍臣曰凡侍讀者當以經義輔導太子納之軌物綬乃罷本朝政和五年左庶子李詩言臣兼侍讀職當讀史竊惟史之所書善惡兼列治忽竝載其閒固有不足爲皇太子讀者欲望許臣子所讀史每甄別遇有不足知者始置勿讀庶幾皇太子爲學日益而見聞一歸于正是日詔曰經以載道史以紀事皇太子始學當先稽古明道以趨先王之政而史之所載治亂紛錯是非雜撓智不足以勝之則汨亂其聰明非所先也可令東宮講讀官罷讀史書一導以經術迪其初心開其正路庶遵王之道而不牽于流俗焉。

宣和元年皇太子奏昨奉聖旨令侍讀耿南仲講孟子今已講畢合續講大經臣竊以孔子之言詩曰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臣於鳥獸草木之名固願多識以益淺陋况事父事君忠孝之道具在於詩尤臣務學所當先者伏望時降睿旨令耿南仲講詩從之。

靖康元年侍御史胡舜涉言中書舍人晁說之乞令皇太子講孝經讀論語閒日讀爾雅而廢孟子臣竊謂孔氏之後深知聖人之道者孟軻氏而止耳說之何人乃以爲百家而黜之使皇太子不聞七篇之旨

以開發智慧。願詔東宮官依舊例先讀論語。次讀孟子。詔從之。

臣某曰。學不貴乎博而貴乎精。誦習不貴乎多而貴乎擇。楊雄氏有曰。多聞守之以納。多見守之以卓。精且擇。其卓約之謂乎。東宮侍讀官。始建于唐而必崇導以經學。本朝因之。侍講設官。始于元祐。伴讀說書。始于嘉祐。然則東宮講讀之官。莫備于本朝。而其所講讀。亦未有不先經而後史也。眞宗皇帝嘗作元良述。以示太子。其略曰。欲全其德。在修其身。欲修其身。在勤于學。所以勤于學者。必首及于讀易。讀書閱詩觀禮。而遺編舊史。則次之。至作勸學吟。卒章之意。持（下缺）。

宮僚

（上缺）位天下太平。漢興至中宗。亦令劉向、王褒、蕭望之、周堪、之徒。以文章儒術保訓東宮。成就德器。令皇太子宜博選名儒。有威重明通政事者。以爲官屬。

唐劉洎傳曰。皇太子初立。洎謂宜尊賢重道。上書曰。太子宗祧。是繫善惡之習。存亡在焉。今太子處內。不接正人。不聞正論。古者問安而退。以廣敬也。異宮而處。以遠嫌也。臣以爲授以良書。娛以嘉賓。使耳所未聞。睹所未見。儲德愈光。羣生之福也。帝于是敕洎與岑文本、馬周、遞相日直東宮。

元稹傳曰。始叔文等蒙幸太子宮。稹謂宜選正人輔導。太宗爲太子時。選知道者十八人與之選。而名高盛古。斯游習之致也。

本朝太宗皇帝嘗謂宰臣曰。見今寮屬。悉令良善之士以輔翼之。至于與臺阜隸之輩。竝是朕自選擇。不

欲令奸險巧佞之人在左右。

司馬光言三代令王之教太子。至于左右前後僕從之人。皆選孝悌端良之士。逐去邪人。無得在側。使之目見正事。耳聞正言。然後道明而德成。

臣某曰。東宮官屬。蓋不獨師傅務在得人。凡爲宮寮。下至趨走小吏。朝夕在太子之側者。尤不可非其人也。書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雖文王之聰明。而猶必侍御僕從。罔非正人。以成王之幼沖。而周召爲之師保。則立政一書。雖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必致其意。然則凡百官僚。豈可以不擇哉。使生長于富貴者。習最易移也。師傅講讀之官。固莫非諭之以善。而出入有時。進見有日。在王所者。未必皆薛居州也。是以怠荒慢游之事。淫僻邪侈之習。皆小臣下吏朝夕左右者實導之。見師傅講讀之時少。而親小臣下吏之時多。將誰與爲善哉。班彪。元稹。劉泊。之徒。必以左右之非人。爲念太子之處內爲憂。皆知言者。至于太宗論輔翼之道。而雖輿臺皁隸。在所必擇。司馬光言太子之教。而前後僕從。亦必孝弟端良之士。其爲慮益遠矣。若夫疏廣。所謂儲君師友。必于天下英俊。不宜猶親外家。此尤足爲萬世之戒。漢至成帝。趙氏亂內。外家擅朝。而異時王氏。因以篡漢。廣之言驗矣。可不謹哉。

